



滌心軒隨筆

唐湘清

91. 護而不縱

有一位朋友看了我隨筆的「四蛇六賊」一節，他說：「如果照佛陀所說，我們的身體是四蛇所構成，那麼蛇是毒害的，這樣說來，是否我們就不必愛護身體，不必講衛生攝生，或者自殺更好，免得四蛇的毒害呢？」我回答說：否，否，佛陀把四大喻為四蛇，只是教我們不要放縱身體，絕對不是教我們戕害身體，譬如我們對於一條蛇，只要時時刻刻嚴密監視它，不要放縱它，那麼蛇就無由為害，並且還可進一步利用它做有益的事。所以佛陀不但決不教我們戕害身體，還教我們要保護身體，如經云：「菩薩雖復不惜身命，然為護法，應當愛惜」。智者大師也曾有言：「身安而後道隆」。於是可知放縱身體，固有造罪作惡的危險，但若善能自制，則色身正是載道之器，焉可戕害而不知善自攝養乎！

92. 談智與情

我常聽到佛教道友們往往說：「佛教徒是不講感情的」，說這話的人，不外認為理智與感情是衝突的。佛教徒究竟是不應該講感情，理智與感情究竟是否衝突，我認為很值得討論。一般人常常把「憤怒」「淫慾」「嫉妒」等等不正常的情緒，當作感情，難怪要認為理智與感情是衝突的了。其實「憤怒」「淫慾」「嫉妒」等等，是一種有傷感情的不正常情緒，應該稱之「反感情」，不應當認為是感情。可是世界上一般人往往觀念不清，常常把反面的混淆為正，舉一顯明的例而言，譬如「風化」二字本是高尚的好名詞，如辭源解釋風：「教化也」，故文字中說：「其行可風」「其言可風」的「風」，都是極

好的名詞，至於化是教化的意義，可見「風化」二字是多麼崇高，但是現在的人却把反風化的婦女區叫做「風化區」，報紙上不是常常登載把妓女戶集中劃為風化區嗎？這與把反感情的「憤怒」「淫慾」「嫉妒」等等不正常情緒叫做感情，其錯誤並無二致。其實真正的感情，非但與理智毫無衝突，並且與理智完全是一致的。有高度的理智，才有救國的熱情。有高度的理智，才有救人的熱情，有最高度的理智，才能發出救世的熱情的。國父孫中山先生有極高度的理智，才發出救國家救民族的豐富熱情；本師釋迦牟尼佛有最高度的理智，所以才能發出普度天下眾生的最富之熱情。我們看：豬是最無理智的蠢物，所以也最無感情，人的理智比豬高得多，所以感情也遠較豬豐富，假如理智與感情是衝突的話，那麼人的理智比豬高，感情應當比豬薄弱了，為什麼人的理智比豬高，感情也比豬豐富得多呢？可見理智與感情是一致的，是成正比例的；不是衝突的，不是成反比例的。至於說：「人非太上，孰能忘情」，以及楞嚴經上說：「純情入地獄」，那個情字，也是指世人腦海中的不正常情緒而言。要知常用的字，每有好的與壞的二種不同意義，譬如同樣一個「忍」字，殘忍的「忍」是壞的，忍辱的「忍」是好的，不能因為殘忍是壞，就連忍辱的忍也不要了；同樣的，不能因為不正常的情緒要使人墮落地獄，就連成佛動力的正常感情也廢棄呀！「無情」二字，實在是很不好的名詞，普通說：「殘酷無情」，「暴虐無情」，可見「無情」常與殘酷暴虐相連。現在世界上只有殘酷的共產匪黨才不講感情，若說佛教不講感情，未免誤解佛教，冤屈佛教。我以為一個真正的佛教徒，不僅要有高度的理智，並且應有豐富的情感才對。

93. 博愛一詞

無量壽經云：「世間人民，父子，兄弟，夫婦家室，中外親屬，當相愛敬」。法句經云：「履仁行慈，博愛濟眾」。僅以上面二經的經文而言，可知佛陀最早主張博愛。在我們的古聖先賢，論語上有「汎愛眾而親仁」之訓，墨子提倡兼愛，韓愈也說：「博愛之謂仁」。博愛一詞，並非基督教所特有，而是源於佛陀及中國古聖先賢也明矣。但某大德把博愛的意義說得那樣卑劣，那麼不要只說外道侮辱古聖先賢，而是某大德侮辱佛陀及中國古聖先賢了。我替某大德深深地懺悔。在尤智表居士的「佛教科學觀」一書，也說佛教是不講博愛的，尤居士沒有讀過無量壽經中「世間人民，當相愛敬」之文，也不知法句經中說過：「博愛濟眾」，固令人遺憾，而佛教出版界盲目崇拜「科學家」的偶像，未予詳審內容而貿然翻印，也未免令人慨歎。或有人說：「佛教是主張斷愛的，那麼某大德說博愛是卑鄙以及尤居士說佛教不講博愛，不是也有道理嗎？」要知道佛教所說斷愛的愛，是指愛慾的愛，不能與博愛的愛混為一談，正如殘忍的忍，不能與忍辱的忍，混為一談一樣。其實愛慾的愛，不僅佛教主張斷除，就是基督教也主張斷除的。如新舊約下有云：「不要愛世界，和世界上的事。人若愛世界，愛父的心就不在他裏面了。因為凡世界中的事，都像肉體的情慾，眼目的情慾，並今生的驕傲，都不是從父來的」。《見約翰壹書第二章十五至十七節》。從基督教也主張不要愛世界上情慾的一點看，更可證明愛慾的愛，與博愛的愛，絕對不能混為一談的。那麼我們豈能因為佛教主張斷除愛慾，而抹煞佛教經文中博愛的教義呢！我們佛教徒，應努力發揚無量壽經所云：「世間人民，當相愛敬」，以及法句經中博愛濟眾的道理，使世界上的人相親相愛，才符合佛教的道理。現在佛教團體中存在着不團結不合作互相嫉妒互相傾軋的壞現象，都是因為缺乏愛所致。我們不能再誤解佛教不講愛的了，惟有愛才能促進團結，



不死藥

— 演本老法師遺稿

距今三十年前，上海佛經流通處主任江味聲居士，因大歡喜心一動，特地到世界佛教居士林編輯處，暢述天台宗肉身菩薩諦閑大師之入佛因緣，云師早失怙，賴慈母十指以生存，寡母日夜辛勤，紡紗織布，布成疋，急裁下，入市廉價脫售，易取食糧歸，用以解饑困。在當年寰海清寧之日，民衆福力特厚，地味足，天產豐，物價廉，勞資薄。在貧無所依之家，仰食於衰老之寡母手中，實為大可矜憫之事。

師有母舅，操醫業，得生活所需，較為容易。因為乏人作助手，欲招其甥來習醫，兼充勞作。遂往甥家，與其姊言：予需助手，可使甥來習醫，做些輕便工作，醫如學成，可作終身事業。減輕吾姊今後之負擔，因三方面同意故，一言立決。師至醫生母舅家，任一切勞作，恢復乎有餘力。得暇即隨侍母舅傍，凡來求治者，姓名、里居、年齡、業務、病狀種類、病勢深淺，雖無特備之記錄簿冊，師早已一一攝入非常靈敏之頭腦中。師非常留心病人飲藥以後之取效若何，探索真消息於環周鄉人口耳間，好消息頗難得，所得者容易使人抱慚及皺眉。覺自己昂然一丈夫身，寄食於此，犯着輕忽殺人的罪過，為千萬過不去的一大憾事，幾番欲發言，不敢一啓齒，忍耐又忍耐，覺不即解決又不得，即和顏婉言，在母舅前請示曰：「古老傳言，東瀛有長生不老之異人，秦始皇遣使往求不死藥，望母舅慈憫，於方書中所覓得之若干種不死藥，為愚甥示之。」此言出口，立即觸動其舅慚愧心，忽然老羞成怒，高聲斥甥曰：「汝知我藥死了多人，我做醫生，但

能調理輕病，沒有閻羅王一般權力，挽回那死症；死乃一切生人萬不能逃之結果，做母舅的實在莫奈之何！汝可速即離開此處，別尋生路去，免再觸動彼此的煩惱。」師即拱手謝罪而去。

此時欲回家乎，恐大傷慈母心；欲向他處尋一棲身地乎，茫茫四顧，又苦舉目無親。況且輕口求人，乃是一種鄙薄行為。知自尋出路者，所不應出。大丈夫應福利大眾，萬不可侵損大眾中任何一人，餓死即餓死，凍死即凍死，一死何足惜，寧定主義，在長途中往來若織，走了兩三天，但見許多老少男女，忙忙碌碌如鐵屑就磁，飛蛾投燭一般，人人都為名忙，為利忙，為妻兒衣食忙。不會遇到一位了無繫縛的自在人。師受寒挨餓至第三日，機會來了。好像從天下降一般，一位天台山人天導師，也稱為現代生佛的老法師，迎面而來，非常自在，非常超脫，面如滿月，精神百倍，穩步行來，相距益近，師忽移步站在路旁，向老和尚叉手致敬，老和尚以慈眼視之，師便向老和尚從容問曰：「老師父，弟子愚昧，因為不知世上到底有沒有不死藥？如果有的，出在何處？因不知而無從求教，故萬分苦悶，不知老師父能為弟子除此苦悶否？」老和尚哈哈笑道：「汝要知道不死藥，求得不死藥麼？我佛門中，無量法寶，件件都是不死藥。你求道若渴的佛子，來的很好，請你盡量受用罷！」師即向老僧足邊倒身下拜，如大山崩。曰：願老師父垂慈，成就弟子去。老和尚言：善哉善哉！汝可隨我去來。師時年十九，即入天台出家。師出生於貧苦之家，生活艱困，無力求學，如六祖大師一樣，未

惟有愛才能消除嫉妬，惟有愛才能化除傾軋，愛是拯救今日佛教今日世界的良藥。

94. 消滅冷氣

文珠法師曾說：「在這殘酷、冰冷、無情的世界裏，佛教團體中都瀰漫着一股冷氣襲骨的寒流，即使是炎熱的夏令跑進去，都會使你感覺到一種殘冬嚴寒的氣氛，不，佛教的團體，簡直就等如一座巨型的冰箱，裏面是無情的，冰冷的，冰冷得使人有點害怕。」（見樹刊44期「愛」一文）。張居士也曾發出同樣的慨嘆說：「佛教人士向來冷淡的態度，我不知據於何理，始於何時。」（見台灣佛教月刊第十一卷第四期「一篇最主觀的意見」一文）。由此可見佛教團體中存在着可怕的冷氣團，已引起年青的法師及新進的居士們大大不滿。佛教中存在着可怕的冷氣團，確實是佛教的致命傷，我覺得外道無法滅亡我們佛教，而佛教內部的冷氣團，才足以促使佛教滅亡。那麼佛教中的冷氣團究竟從何而來呢？這不能不歸罪過去少數佛教徒所說：「佛教不講感情的」「佛教不講博愛的」「等謬論而來。我覺得言論關係於佛教的興亡甚大，一言固可興教，一言亦可亡教，而「佛教不講感情」「佛教不講博愛」「等謬論，真是一言亡教之論，由於這些謬論，因而使佛教團體中產生可怕的冷氣團，那一股害教的冷氣團，趕走了多少的信徒，分散了多少的力量，因而使佛教奄奄無生氣，大家缺乏弘法護法的熱情。那麼我們要挽救佛教的危亡，一定先要努力發揚無量壽經：「世間人民，當相愛敬」，法句經中「博愛濟眾」的教義，才能驅除危害佛教的可怕冷氣團呀！

日本佛教界將來臺訪問

【中央社東京四日電】由十六人組成的日本佛教友好訪問團，將於本月十日午夜飛赴臺北，蒞臨自由中國，作為期一月的訪問，訪問團由曹洞宗領袖高階瓏仙氏率領。按高階瓏仙氏於本年五月間，曾訪問中國大陸。